神道大編歷宗通儀

神道大編曆宗通議卷第二

周曆議

紂辛乙丑十有九祀西伯立靈臺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己卯周武王十有三年一月癸巳於征革商改祀曰年以斗杓建子之一月爲歲首周西伯發之元年商紂辛之二十一祀也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維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於黃泉陰降慘於萬

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下萌
蕩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右迴而行周天起一
次而與日會當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舍於十
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與周正歲道數
起於時一而成於十次一為首其義則然凡四
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十有二月
中氣者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
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

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於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為正易民之眡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秉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於政也

周成王七年使召公復營洛邑按周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鄭司農曰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

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鄭康成
曰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與星辰四遊升
降於三萬里之中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
五千里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
立八尺之表日永景尺五寸日短景丈三尺測
景周在洛陽漢在陽城唐在俊儀宋在岳臺
宋元嘉十九年遣使往交州測景夏至日影出
表南三寸三分何承天計陽城去交州路當萬

里而影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唐太史議曰交州去洛九千里蓋山川回折使之然以表考其弦當五千里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設水準繩墨植表以引度之大率五百二十六里晷差二寸餘南候林邑冬至晷六尺九寸夏至在表南五寸七分北候鐵勒夏至晷四尺二寸三分冬至晷二丈九尺二寸六分計陽城南距林

邑徑六千一百一十二里五月日在天頂北六度北距鐵勒與林邑正等則五月日在天頂南二十七度四分舊說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疎矣然則日晷長短之說不必以尺寸為較大約測其晷極長則知日南至測其晷極短則知日北至日之去極遠近雖難知測以晷影之長短則可以知日之南北也

春官馮相氏登高臺以視天文十有二辰十

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宿之位辨其
敘事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以會天位星鳥以正仲春星火以正仲夏星虛以正仲秋星昴以正仲冬冬夏致日冬至日在牛夏至日在井春秋致月春分月在婁秋分月在角以辨四時之敘二至二分正則四時之敘可辨矣保
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
之遷災祥禍福之遷運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
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
相觀天下之妖祥如歲星在火則土為相之類是也以五雲之

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夏官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軍事縣壺以序聚㯻皆以水火守之（水守以添漏水火守夜視刻數）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冬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縣以絕垂之以取直也）置槷以縣（槷魚列反八尺木表也）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

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
夕
封域皆有分星按漢班固取三統曆十二次配
十二野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爲壽星於辰在
辰鄭之分野屬兗州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
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自尾十度至南
斗十一度爲析木於辰在寅燕之分野屬幽州
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

吴越之分野屬揚州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屬青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陬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屬幷州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屬徐州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屬冀州自畢十二度至井十五度為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

屬雍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三河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爲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野屬荆州又賈直說周易參同契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或一二度或三四度多不過六度六

周髀算經以九數句股重差算日月周天行度遠近之數皆得於股表即推步盖天之法也周天曆度本庖羲立法其傳自周公受之大夫商

高周人志之故曰周髀
蓋天以天似蓋笠地似覆槃天中各中高外下
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沱四隤
三光隱映以為晝夜天中高於外衡冬至日之
所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於外衡下地亦六萬
里外衡高於北極下地二萬里天地隆高相從
日去地常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
日前行道為七衡六間每衡周經里數各依算

術用句股重差推晷影極游以為遠近之數
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
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
以西沒譬之於蟻行於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去
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天形以
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
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
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倚蓋也

周公姬旦問於商高曰竊聞乎大夫善數也請
問古者庖犧立周天曆數夫天不可階而升地
不可將尺寸而度請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
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
八十一故折矩以為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
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三四五兩矩共
長二十五有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
此數之所生也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用矩之

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卧矩以知遠環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為典以方出圓笠以寫天天青黑地黄赤天數之為笠也青黑為表丹黄為裏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聖智出於勾勾出於矩夫矩之於數其裁制萬物惟所為耳周公曰善哉

榮方問於陳子曰竊聞夫子之道知日之高大

光之所照一日所行遠近之數人所望見四極之窮列星之宿天地之廣袤夫子道皆能知之其信有之乎陳子曰然此皆筭術之所及也望遠起方之術夏至南萬六千里冬至南十三萬五千里日中立竿測影此一者天道之數也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句也正南千里句一尺五寸正北千里句一尺七寸日益表南晷日益長候句六尺即取竹

空徑一寸長八尺捕影而視之空正掩日而日映日空之孔小以觀之率八十寸而得徑一寸故以勾為首以髀為股從髀至日下六萬里而髀無影從此以上至日則八萬里若求斜至日者以日下為勾日高為股勾股各有乘并而開方除之得斜至日從髀所旁至日所十萬里以率率之八十里得徑一里十萬里得徑千二百五十里故曰晷徑千二百五十里法曰周髀長八

尺勾之損益寸千里故曰極者天廣袤也今立
表高八尺以望極其勾一丈三尺由此觀之則
從周北十萬三千里而至極下榮方曰周髀者
何陳子曰古時天子治周此數望之從周故曰
周髀髀者表也日夏至南萬六千里日冬至南
十三萬五千里日中無影以此觀之從南至夏
至之日中十一萬九千里北至其夜半亦然凡
徑二十三萬八千里此夏至日道之徑也其周

七十一萬四千里從夏至之日中至冬至之日中十一萬九千里至極下亦然則從極南至冬至之日中二十三萬八千里從極至其夜半亦然凡徑四十七萬六千里此冬至日道之徑也其周百四十二萬八千里從春秋分之日中北至極下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從極下北至其夜半亦然凡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周一百七萬一千里故日月之道常緣宿日道亦與宿正冬至

夏至之日中北至冬至之夜半南至冬至之日
中北至夏至之夜半赤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周
一百七萬一千里春分之日夜下以至秋分之
日夜分極下常有日光故春秋分夜日夜分之
時日所照適至極陰陽之分等也冬至夏至者
日道發斂之所生也至晝夜長短之所極春秋
分者陰陽之脩晝夜之象晝者陽夜者陰春分
以至秋分晝之象秋分以至春分夜之象故春

秋分之日中光之所照北極下夜半日光之所照亦南至極此日夜分之時也故曰日照各十六萬七千里人望所見遠近宜如日光所照從周所望見北過極六萬四千里南過冬至之日三萬二千里夏至之日中光南過冬至之日中光四萬八千里南過人所望見一萬六千里北過周十五萬一千里北過極四萬八千里冬至之夜半日光南不至人所見七千里從極至夜

半除所照十六萬七千里夏至之日中與夜半
日光九萬六千里過極相接冬至之日中與夜
半日光不相及十四萬二千里不至極下七萬
一千里夏至之日正東西望直周東西日下至
周五萬九千五百九十八里半冬至之日正東
西方不見日以筭求之日下至周二十五萬四
千五十七里半凡此數者日道之發斂冬至夏
至觀曆之數聽鐘之音冬至晝夜至夜差數及

日光所還觀之四極徑八十一萬里周二百四十三萬里從周至南日照處三十萬二千里周北至日照處五十萬八千里東西各三十九萬一千六百八十三里半周在天中南十萬三千里故東西矩中徑二萬六千六百三十二里有奇周北五十萬八千里冬至日十二萬五千里冬至日道徑四十七萬六千里周一百四十二萬八千里日光四極當周東西各三十九萬一

千六百八十三里有奇
凡爲日月運行之圓周七衡周而六間以當六
月節六月爲百八十三日八分日之五故曰夏
至在東井極內衡冬至在牽牛極外衡也衡復
更終冬至故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
一一歲一內極一外極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
月一外極一內極是故一衡之間萬九千八百
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欲知次衡徑倍而增內

衡之徑又以倍而二之以增內衡徑即得三衡徑次衡倣此

內一衡徑二十三萬八千里周七十一萬四千里分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得一千九百五十四里四百四十七步千四百六十一分步之九百三十三

次二衡徑二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六里二百步周八十三萬三千里分里為度〻得二千二

百八十里一百八十八步千四百六十二分步之千三百三十二

次三衡徑三十一萬七千三百三十三里一百步周九十五萬二千里分為度々得二千六百六里一百三十步一千四百六十一分步之二百七十

次四衡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周一百七萬一千里分為度々得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

一千四百六十一分步之六百六十九
次五衡徑三十九萬六千六百六十六里二百
步周一百一十九萬里分為度。得三千二百
五十八里十二步千四百六十一分步之千六
十八
次六衡徑四十三萬六千三百三十三里一百
步周一百三十萬九千里分為度。得三千五
百八十三里二百五十四步千四百六十一分

步之六
次七衡徑四十七萬六千里周一百四十二里
萬八千里分為度〻得三千九百九十九里一
百九十五步千四百六十一分步之四百五
其次曰冬至所北照過北衡十六萬七千里為
徑八十一萬里周二百四十三萬里分為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得六千六百五十二
里二百九十三步千四百六十一分步之三百

二十七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
故冬至日晷丈三尺五寸夏至日晷尺六寸冬
至日晷長夏至日晷短日晷損益寸差千里故
冬至夏至之日南北游十一萬九千里四極徑
八十一萬里周二百四十三萬里分為度〻得
六千六百五十二里二百九十三步千四百六
十一分步之三百二十七此度之相去也其南
北游日六百五十一里一百八十二步一千四

百六十一分步之七百九十八

七衡者七規之謂規爲衡者取其衡運則生

規規者正圓之謂也

凡日月運行四極之道極下者其地高人所居六萬里滂沲四隤而下天之中央亦高四旁六萬里故日光外所照徑八十一萬里周二百四十三萬里故日運行處極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

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南〻方日中東方夜半凡此四方者天地四極四和晝夜易處加四時相及然其陰陽所終冬夏所極皆若一也天象蓋笠地法覆槃是乃謂之象形乃謂之法天離地八萬里冬至之日雖在外衡常出極下地上二萬里故日兆月〻光乃出故成明月星辰乃得行列是故秋分以往到冬至三光之精微以成其道遠此天地陰陽之性自然也欲知北

極樞璿周四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游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日加卯之時東游所極此北極璿璣四游正北極樞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正極之所游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表以繩繫表顛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致地而識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希望之首及繩致地而識其兩端相去二尺三寸故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其

兩端相去正東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加此時者皆以漏揆度之此東西南北之時其繩致地所致去表丈三寸故天之中去周十萬三千里何以知其南北極之時以冬至夜半北游所極也北過天中萬一千五百里以夏至南游所極不及天中萬一千五百里此皆繩係表顛而希望之北極致地所識丈一尺四寸半故去周十一萬四千五百里其南極致地所識九尺一

寸半故去周九萬一千五百里其南不及天中萬一千五百里北璿璣四極南北不及之法東西南北之正句周去極十萬三千里日去人十六萬七千里夏至去周一萬六千里夏至日道徑二十三萬八千里周七十一萬四千里春秋分日道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周一百七萬一千里冬至日道徑四十七萬六千里周一百四十二萬八千里日光四極八十一萬里周二百四

十三萬里從周南三十萬二千里璿璣徑二萬三千里周六萬九千里此陽絕陰彰故不生萬物其術曰立正勾以定之以日始出立表而識其晷日入復識其晷晷之兩端相正者正東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之極下不生萬物何以知之冬至之日去夏至十一萬九千里萬物盡死夏至之日去北極十一萬九千里是以知極下不生萬物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春分

秋分日在中衡春分以往日益北五萬九千五百里而夏至秋分以往日益南五萬九千五百里而冬至中衡去周七萬五千五百里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夏長之類此陽彰陰微故萬物不死五穀一歲再熟凡北極之左右物有朝生暮穫

立二十八宿以周天曆度之法術曰倍正南方以正勾定之即平地徑二十一步周六十三步

令其平矩以水正則位徑一百二十一尺七寸
五分周而三之為三百六十五尺四分尺之一
以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審定分
之無令有纖微分度以定則正督經緯而四分
之一合各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於是圜定
而正則立表正南北之中央以繩係顛希望牽
牛中央大星之中則復候須女之星先至者如
復以表繩希望須女先至定中即以一游儀希

望牽牛中央星出中正表西幾何度各如游儀所至之尺為度數游在八尺之上故知牽牛八度其次星放此以盡二十八宿度則之矣立周度者各以其所先至游儀度上車輻引繩就中央之正以為轂則正矣日所以入亦以周定之亦同望星之中欲知日之出入則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各置二十八宿以東井夜半之中牽牛之初臨子之中東井出中正表西

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而臨未之中牽牛初亦當臨午之中於是天與地協乃以置周二十八宿置以定乃復至周度之中央立正表以冬至夏至之日以望日始出也立一游儀於度上以望中央表之晷晷參正則日所出之宿度日入放此牽牛去北極百一十五度千六百九十五里二十一步千四百六十一分步之八百一十九術曰置外衡去北極樞二十三萬八千里除

璿璣徑一千五百里其不除者二十二萬六千五百里以爲實以內衡一度數千九百五十四里二百四十七步千四百六十一分步之九百三十三以爲法實如法得一度不滿法者求里步約之合三百得一以爲實以千四百六十一分爲法得一里不滿法者三之如法得百步不滿法者又上十之如法得一步不滿法者以法命之次放此叅與角共北極九十一度六百一

十里二百六十四步千四百六十一分步之千二百九十六術曰置中衡去北極樞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以為術以內衡一度數為法定如法得一度不滿法者求里步不滿法者以法命之東井去北極六十六度千四百八十一里一百五十五步千四百六十一分步之千二百四十五術曰置內衡去北極樞十一萬九千里加璣璣萬一千五百里得十三萬五百里為定以內

衡一度數為法實如法得一度不滿法者求里步不滿法者以法命之凡為八節二十四氣氣益損九寸九分六分分之一冬至夏至為損益之始術曰置冬至晷以夏至晷減之餘為寔得十二為法實如法得一寸不滿法者十之以法除之得一分不滿法者以法命之

月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小歲月不及故舍三百五十四度萬九千八百六十分度之六

千六百一十二大歲月不及故舍十八度萬七千八百六十分度之萬一千六百二十八經歲月不及故舍百三十四度萬七千八百六十分度之萬一百五小月不及故舍二十二度萬七千八百六十分度之七千七百五十五大月不及故舍三十五度萬七千八百六十分度之萬四千三百三十五經月不及故舍二十九度萬七千八百六十分度之九千四百八十一冬至

晝極短日出辰而入申陽照三不覆九東西相
當正南方夏至晝極長日出寅而入戌陽照九
不覆三東西相當正北方日出左而入右南北
行故冬至從坎陽在子日出巽而入坤見日光
少故曰寒夏至從離陰在午日出艮而入乾見
日光多故曰暑日月失度而寒暑相奸往者屈
來者伸也故屈信相感冬至之後日右行夏至
之後日左行左者往右者來故日與月合爲一

月日復日為一日日復星為一歲外衡冬至內
衡夏至六氣復返皆為中氣陰陽之數日月之
法十九歲為一章四章為一蔀七十六歲二十
蔀為一遂遂千五百二十歲三遂為一首〻四
千五百六十歲七首為一極三萬一千九百二
十歲生數皆終萬物復始天以更元作紀曆元
何以知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行
一度而月後天十三度十九度之七二十九日

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為一月十二月
十九分月之七為一歲周天除之其不足餘者
如合朔
古昔庖犧神農制作為曆度元之始見三光未
如其則日月別星未有分度日主晝月主夜晝
夜為一日日月俱起建星月度疾日度遲日月
相逐二十九日三十日間而日行天二十九度
餘有未定分於是三百六十五日南極影長明

日反短以歲終日影反長故知之三百六十五日者三三百六十六日者一故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歲終也月積後天十三周又與百三十四度餘無慮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未有定於是日行天七十六周月行天千一十六周及合於建星置月行後天之數以日後天之數除之得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則月一日行天之度復置七十六歲之積月以

七十六歳除之得十二月十九分月之七則一歳之月置周天度数以十二月十九分月之七除之得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則一月日之数

天運一周日移一度月移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舒月速當其同度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弦之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畫体伏謂之晦凡十二晦朔而歳成

爲張衡靈憲曰日譬則火月譬則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望極外書言月本黑受日之光而白此所以有晦朔也月行最速未及八刻已移一度積分久遠易致差謬其要求之晦朔則度分易明至於弦望所次皆可得而推矣日月之會爲次是十二次即十二朔之所紀也十二晦朔雖曰成歲常有餘分盈日行

三百六十五日有二十五刻而周天月行二十九日有五十三刻強而與日會凡三百五十四日有三十七刻而十二晦朔終矣每歲餘十日有八十八刻三歲餘三十二日有六十四刻而置閏受二十九日有五十三刻尚餘三百有十一刻通十九歲計之共餘二百六日有七十二刻凡置七閏受二百六日有七十一刻乃無餘分故揚雄太元十九歲為一章按六曆諸緯與

周髀云日月同起於度端日舒月速凡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而復會於端是為一章

日月之行日舒而月速其朔會也以速而及舒日之行也一日一度一歲而一周天月之行也一日行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七日半强已行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而月已周天矣月之會日常以二十九日半强而相及尚餘二日

半強追日而與之相會耳故一歲之周凡十有二會十有一月會於星紀十有二月會於玄枵正月娵訾二月降婁三月大梁四月實沈五月鶉首六月鶉火七月鶉尾八月壽星九月大火十月析木夫會則爲晦。而後蘇明於是乎生焉是之謂朔月之行速漸離於日其近日九十一度有奇遠日二百七十四度有奇與日相近一分相遠三分則月形半成如弦之直是近一

遠三謂之弦蓋上弦也其行至中而與日對去日百八十二度有奇是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蓋日與月相望也其形過中遠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近日九十一度有奇亦近一遠三謂之弦蓋上弦也上弦在於八日下弦在於二十二日望在十五日晦在於二十九日三十日此其常也上弦或進在七日或退在九日下弦或進在二十一日或退在二十三日望或進

在十四日武退在十六日此皆其變也

平王十八年秦自秦仲至文公十三年初有史於紀事其史添亦不盡循周制晋竹書曲沃莊伯十一年十一月則用夏正為歲首此即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秦譜至宣公初志閏月又改曆矣

周莊王二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左氏日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

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

平朔者月大月小相間不以日月會爲朔定朔者或二小或三大以日月會之日爲朔也朔爲朝會之首氣爲生長之端朔有告䶒之文氣有郊迎之典故孔子命曆以定朔旦冬至以爲將來之範春秋日食三十五書朔者二十七其不書者八左傳云不書朔官失之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穀梁傳云不言朔者食晦也

夫日與月會則多食日食於朔則朔日為有定矣不食於朔而食於晦或食於二日者此由月法拘於一大一小之相間而不能定其會朔之日故朔在晦或在二日也左氏受經於夫子言不書朔官失之者宜也公穀之說皆非矣劉孝孫以甲子元曆推筭其食俱在朔則是春秋之法主定朔非平朔明矣詩曰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此定朔之證也何承天亦主定朔虞劇曰躔

次既同何患乎頻大日月相離何患乎頻小也傅仁均主定朔之說以為三年正月望及二月八月朔日月相蝕而不驗王孝通詰之曰定朔會合雖定而蔀元紀首三端並失之矣李淳風主王孝通劉孝孫主傅仁均更相出入無有定議一行曰合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定晦與二日則原乎定朔以約之一行蓋取左氏官失之言而申

明定朔之有驗也古人議曆法之不正必曰日不食朔月不朓望作曆法者必當宗傅仁均之定朔爲正不可惑於王孝通節氣紀首三端並失之說矣

傳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蓋夏建寅三月而火出於辰五月而火出於午七月而火流於申十月而火伏於亥左傳哀公十二年火伏而蟄者畢三星在戶者五月昏

火中於正南之火中而寒暑退者昏中於午而一陰生旦中於午而一陽生也古昔考天象驗人時皆以東方大火心星爲證者以其周旋得昏中旦中之正也夫周正建子而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乃與夏正同或曰七月之詩言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者建子正也以月爲日取陽生之義即七日來復之義也自四月陽極五月陰生則言月兼舉夏正以天時由易卦或

言七月或言八月也惟三月不言日亦不言月意者蠶月條桑即三月也魯哀公十二年經書十二月螽仲尼以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杜預云周十二月即今之十月火猶西流誤以九月為十月故蟄戶未畢歲也劉歆曆譜並以春秋所書冬十二月為夏之十月是周建子而春秋所用周正也豳詩兼舉夏正春秋則兼用周正特不知經書春正月夏五月

秋七月冬十月必以周正言之則是以冬為春以春為夏以夏為秋以秌為冬也春秋之名猶舉四時以示襃貶也假日月以定曆數也豈容四時易其位耶豈十二月失閏而流司曆屢失閏劉歆杜預推之而未審耶不然周家正歲請邦法仲春來北郊夏斬陽木秌斬陰木四時以皆易位矣或曰周官言正歲者子歲正也言正月之吉則寅月也若周官以正月為寅則春秋

經書不可以正月為子矣或曰商書元祀十二月朔元紀不可以丑正為正月而言十二月者商雖建丑而編年事實用寅矣周官春秋所書亦然夫書年紀事建丑者重一陽二陽之生象受民時使居民皆知一歲之事始於此耳又三王之正若循環王者受命必改此以示承天順人之意故有建子建丑之異其書年紀事未有不用寅正也竊如或者之論則劉歆、杜預與左

氏傳文不足數矣漢初仍秦建亥然[illegible]
元年冬十月不言正月者紀一歲之事維自此
始具實則冬十月也又於十月之後春書正月
復用寅正明夏時不可廢也所書春秋夏冬蓋
易其位矣實用寅猶同建子火中而寒暑乃退
者昏中於午而一陰生旦中於午而一陽生也
注謂五月六月火昏中而暑退十一月十二月
火日中而寒退此蓋惑於寒暑退之說故兼舉

六月十二月言之耳實五月十一月是也張逌
舉以證晉侯將失諸侯猶陰陽極則反也又三
星在戶直正戶之位小註亦謂之五月末六月
申此又惑於在隅之說曾不知巽為東南隅自
巽至巳自巳至丙年則在戶矣何必至未月而
方為在戶耶
敬王四十年宋景公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
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

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司星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侯之果徙三度

春秋之時司星子韋之輩雖為星家之倡實未識步星之法所謂侯熒惑而徙三度者抑常度之當徙也果有惑於宋公之言而為之徙耶

漢清臺課諸曆疏密即黄帝顓帝夏商周魯之六曆後以太初三統為漢曆則七曆矣漢末宋仲之集七曆以考春秋按夏周二曆術數與漢藝文志所記者不同故更名曰真夏曆真周曆杜預謂周衰世亂學者莫得其真所傳之曆未必是特王之術也預作長曆以驗春秋日食之數而知三統曆之最疏盖春秋日食三十六以三統曆推之止得一食之數姜岌又推夏曆周

曆得十三十四食之數其真夏曆真周曆止得一食之數與三統曆同豈其真者反不及其非真者歟三統既曆謂之疎則夏真曆真周曆亦然矣

魯曆議

惠王十四年魯僖公五年左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一行云以周曆推之入壬子蔀第四章以辛亥一分合朔冬至昭公二十年春王二

月己丑日南至魯史失閏至不在正左氏記之以懲司曆之罪周曆得己丑二分其以閏餘一為章首亦取合於當時也襄王二十六年左氏魯文公元年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劉歆謂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孟康云當以閏盡為蔀首也杜預云於曆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以置閏於文公之元年左氏所以識其不履端於始

舉正於中歸餘於終也

靈王二十六年魯襄公二十七年也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氏曰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杜預以長曆推之曰周十一月今九月也斗當建戌而猶在申故知再以失閏也劉歆曆譜亦以爲辰在申而司曆以爲在戌史書以爲建亥周十二月夏建亥之月也其說與杜預皆同後秦姜岌謂襄公二十七年十月乙亥朔

日有食之以定朔而考其交會應在此月不為
再失閏又曰劉歆三統曆不可施於春秋而傳
之違失亦甚多皆此類也觀是之言非惟不取
劉歆之說併左氏傳杜預長曆而非之矣唐一
行曰長曆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求合
故閏月相拒近則十餘月遠則七十餘月此杜
預所甚謬也然則左氏杜預所謂失閏者皆非
矣古之書傳編年紀時日非如後世之詳悉惟

春秋井井有條而又因史策之誤而書之以示司曆之過故後人推考前代之歲月凡得一言一諾則據以為證如得火猶西流之說則據以為再失閏之辨如得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之說則據以為平朔定朔之辨亦如得左氏再失閏之一說則據以推春秋之年代也何怪紛紛異端迭相訾毀者乎

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二年也冬十二月螽

仲尼以為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
過也杜預云周十二月今之十月火猶西流是
歲失置一閏誤以九月為十月也故有餘是蟄
戶未閉藏也劉歆曆譜云以建申流火之月為
建亥司曆誤以七月為十月也張晏云當八月
建酉而司曆誤以八月為十月再失閏也杜預
謂九月誤為十月則一失閏張晏謂八月誤為
十月則再失閏劉歆謂七月誤為十月則三失

閏三者之說何如曰夫大火心星也心星伏則十月也心星猶西流而未入則猶九月也劉歆知七月流火不知八月亦西流也張晏知八月流火不知九月猶西流也火猶西流蟄虫未必伏以九月為十月明矣以九月為十月則一失閏杜預之言是歆晏之言非也杜預長曆以劉歆三統曆最疎其謂是歟張晏誤以襄公二十七年再失閏之事而釋此也一行議曆亦云以

九月為十月魯自文公不知朔至哀公九百餘年莫能正曆其為失閏多矣故春秋曰食甲乙者三十四而劉歆三統曆惟一食杜預以此知其曆術比諸家最疎也

秦曆議

秦呂不韋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律中太蔟東風解凍蟄虫振始魚上水獺祭魚鴻雁来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

和同草木萌動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
星中律中夾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
鳩玄鳥至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虫
咸動啓戶始出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
牽牛中律中姑洗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
萍始生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
萌者盡達不可以內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律中仲呂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靡草死麥秋至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律中蕤賓
小暑至螳螂生鵙古役切伯勞也始鳴反舌無聲是月
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鹿角解蟬始鳴半夏
生木堇榮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律
中林鍾中央土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
腐草為螢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孟秋之
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律中夷則涼風至

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地始肅
不可以贏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嶲
觿中律中南呂育風至鴻雁來此言來自南而來北之
此言來自北而來南也玄鳥歸明春來而秋去也羣鳥養羞藏食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壞戶殺氣浸盛
陽氣日衰水始涸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
柳中律中無射鴻雁來賓雀入大水為蛤菊有
華豺乃祭獸戮禽是月也霜始降草木黃落蟄

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律中應鍾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律中黃鍾水益壯地始折鶡旦不鳴虎始交是月也日短至陰陽之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惟子午之月再記其候詳陰陽之萌也日短至季冬之月日在婺

女昏婁中旦氐中律中大呂鴈北鄉鵲始巢雉
雊雞乳征鳥厲疾水方盛水澤復堅是月也日
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
始月令孟春日在營室昏參中三統曆日在危
十六度昏畢中元嘉日在危三度昏昴中自秦
月令孟春日在營室至漢三統曆百有餘年故
日進在危十六度自漢太初至宋元嘉四百餘
年故日進在危三度日舍既遷則昏中亦從而

改矣所據昏中之星或在宿初或在宿中或在宿末宿有初中末之異以日之所在亦有次第之不齊也

甄耀度及魯曆南方有狼弧而無東井北方有建星而無南斗二十八宿周天之度惟斗井二宿其度最多故月令仲春指南弧北建為中星之的以正昏明也

秘錄神道大編論曆全書卷第二終